

書

十七

十八

周官

君陳

顧命

蔡仲之命

多方

左政

服部文庫

117

145

7



117
145
7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蔡叔至之。命。正義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冊一作策

尚書

卷之十七

及古

之

辟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傳**辟婢亦反徐扶

才用**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傳**圻巨依**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傳**惟周至之蔡。正義曰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周公

尚書

卷之二十七

及古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因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群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
 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入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一無一故字
改行下孟反封如字
徐音甫用反
一父下有惡字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

王

佑一作佐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傳治直傳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如字。度又

注同。斷丁亂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歎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傳使于東土。正義曰。此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葬蔡伯荒。立卒。子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

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

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

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戰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

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

如字。馬本。傳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作正。云正。傳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時。周公征而定

征亂

尚書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與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代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股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翦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剛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

徐又扶各反馬本**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

成王既至將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殿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六 及古司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眾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

鎬胡老友補

言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

月還至鎬京。費。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成告天下諸

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王告殷之諸

侯故也。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

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

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

降一作下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魯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尊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
 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曰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眾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
 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
 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
 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
 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
 而慕**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周也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棄也。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也。有夏誕厥，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長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罰上一有誅字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故下災異，以譴告，責民主與自修政也。**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有夏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

克當作克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圖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殘賊臣圖厥

至夏邑圖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眾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剝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圖桀乃至昏甚圖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克之外不憂民內不

主

勸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中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身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圖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眾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圖桀洪至賊臣圖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餒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饕饕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圖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不界純

傳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必二界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傳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傳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傳天惟至克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王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

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

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

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

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

傳惟桀至已

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

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

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傳乃惟成湯

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

言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亦能用勸善亮反去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亮反去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反上時妙反注同殄亭遍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

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亦反辟必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

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

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

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

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

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

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乃惟

至民主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謂之

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

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

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

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帝乙至勸善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傳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傳間間傳乃惟至間之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傳蠲吉亥反馬云明也一音傳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

故滅亡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是

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
 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與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與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可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與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
 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
 非曲念湯德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延此歲年也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眾方之諸侯。
 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以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
 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
 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各一作角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今爾尚宅爾宅傳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明黨要一逢反訊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殛訖力反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其 有

元彭母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句

爾自速辜

爾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爾

多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

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
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
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
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
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
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
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
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
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
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
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
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

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

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

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

丁寧戒之。爾。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

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

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

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爾

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

諸國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

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爾。今汝至疑

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暇

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

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暇汝

爾自速辜

傳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傳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暇汝故。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暇汝。

故田治田謂之畷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畷食即此畷亦田之義也。○謂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昭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也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不靜之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反馬作剽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長竹丈反。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常在于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音悅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迺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田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田王曰嗚呼猷至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此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汝故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踰

大道者得在于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田王歎至多士
也。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
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閔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器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奉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頗破多反，探吐。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爲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

尚書疏 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 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

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

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

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

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

畫禮上津忍及下同 補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閣

丁
丁
丁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息淺反能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宜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群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群臣之辭。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委任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殷古周

預一作俞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預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

義一作誼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下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築德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及古聞

惟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善口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
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
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
禹能謀所而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
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
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
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

尚書

卷之六

洪古

故言九德

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
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顯訓呼也招呼者乃是
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
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
事上天。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
人能備言禹之臣暗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
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
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
而義是也。知九至若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
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
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
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
人養其民也居汝掌外內之官及平法三事皆
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群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

尚書

卷之六 二十四

洪古

善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謀所至之外○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而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
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
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公永
俊一作峻下同
王有同

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迺

反下同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往况反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不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見德上賢遍反下註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殷古閣

於

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從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其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所言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切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

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

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閏，爲于。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武商受命，奄旬萬姓。天

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伴，普耕反，徐敷耕反，又

甫耕○鳴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反○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鳴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警強也。警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過德言以過惡為德，習効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

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

所

事桀惡所以與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巳下三毫阪尹巳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惟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巳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巳祀天矣文王未立政任人準夫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音大。都小

特一作時

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况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既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眾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

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眾官故特言吉士。○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

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爾變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丞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歸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片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宥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於衆人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德者正義曰
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
文王至于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遠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分析言之爾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救亡 姆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立受此丕丕

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傳直 專反

亦越丕丕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
武王至于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
嗚呼孺子王
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矣
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所

用全作自

其一作心

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傳俾必爾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傳同如字馬息亮反下勤相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傳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傳怪反傳嗚呼孺子

言

尚書

卷之二十三

及古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則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言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釋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釋稚直吏反，本亦作稚。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足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乂。

傳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釋嗚呼，至

正義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嘆曰：嗚呼！我且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

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足之道。治之，用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

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

意

同儉利之人

補

其一作以

小

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之。言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
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也。能用居之
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
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國則罔有立政
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商周賢聖之國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

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立政

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勸音邁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
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

當

實

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
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
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起一

反馬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隸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其當至售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藜蕭澤及四海是也。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周公若曰。太史。順其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愆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念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念生以溫為司寇，是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疏 卷之十八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濼

成王至周官正義

還音旋徐音全補

尚書疏

卷之十八

周官

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殺其事作周官。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滕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實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國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至西。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代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廩奄至

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群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前書疏 卷之二十一 二 政古屬

巡行下孟反 補

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直吏反下至冢

宰經傳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注同傳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

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群衆諸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

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節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即

五

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

也釋詁云庭直也緩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

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言當順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君長補

正一作至

尚書疏

卷之六

汲古閣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

庶政惟和。官長助長並同。

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

為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

人。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

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

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

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

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官，各有所掌，眾政惟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

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

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

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道堯至

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

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與，父子之後，人民之始。

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

尚書疏

卷之六

汲古閣

說

順

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
 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
 天群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
 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
 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
 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今予小子祇勤于
 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今予小子祇勤于
 德夙夜不逮傳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
 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 師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

蹈下一有行字

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傳師
 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
 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變素協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傳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呂反 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論語

卷之八 五

及古閣

一無皆字

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
 協睦。○援而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
 反徐音篤。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

官官惡之
匿吐得反

人一作民

順

隱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討惡，功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倡及亮反下同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阜音負，治直吏反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訓蹈
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

而書疏

卷之廿八

及古制

尚書疏 卷之八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師天子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禮為之總曰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

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禮教敬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教親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教能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尚書疏

卷之八

七

其

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
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賓軍
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
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
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
日禮典以和邦國以諸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
等列也○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
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以職主
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
馮翊祀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
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罔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
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
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

一朝直遙反 補

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
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
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
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冬官至曰土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
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
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
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
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
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士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
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
居四民故云土以
居民為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
五服侯甸男采
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巡守音狩下向本亦作狩補

詩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禮記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禮記六年至黜陟○正義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嬭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貢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來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繇是與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討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
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
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
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
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
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
也○禮記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
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
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王曰嗚呼凡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已上時掌反補

舊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傳度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

復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

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

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

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

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

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則

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

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

類又音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

孫志業廣孫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

致患。斷丁亂反下註同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群臣

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畧不能恪勤則荒

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觀見以此臨事則

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士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

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

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

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

端為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

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廢亂也。江反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厭我周德。○數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傳為德至可為。○正義

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各益美

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道。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非說無載爾偽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野狝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狝。孟白反。說文。作貉。野。戶旦

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

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

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

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

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

尚書疏 卷之二 八十二

夷也亡

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狔之屬此皆於孔君
 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自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
 韓無此駟駟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
 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
 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
 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
 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貢楛矢則武王
 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
 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
 夷而服之君親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
 而來賀也○○榮國至夷云正義曰晉語云文王
 誦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
 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
 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
 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
 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肅慎慎之命

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近附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

遷之功成亡○極其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

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

周公之極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

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

君陳第二十三

長安西北。○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畱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易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刃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傳作書命之

君陳

傳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傳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正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傳○監工傳昔周公師保萬民

此疏至下各篇當移在序題之下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汝庶幾用是周
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周公至君陳。○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設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成王至官。○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謂也。以單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單命所云。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邑為周之東郊也。臣名至各篇。○正義曰。孔直
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
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
仲。故也。孔未必然矣。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
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
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
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
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
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
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

尚書疏
卷之六
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豫。音茲。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傳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釋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傳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傳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為政當

闢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失和德教之治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

理斷之字或竹仲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罪者乃刑之狃于姦究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習於姦究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女九反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若陳汝今為政當弘大

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

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

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

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

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

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

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

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罪者乃刑之如

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

人習於姦究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

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後犯當殺之以

絕惡源也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

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

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

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前復為也。古言狃，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猶可赦爾。頑，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耻藏垢。○長誅丈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

見

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報反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凡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朽，許久反然之性，皆敦厚矣。罔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

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

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成王至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群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

而治直吏反
命一作念

尚書疏 卷之八
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太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公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舉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保、太傅，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 實命群臣敘以要言

經一無王字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群

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

文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

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

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機、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命、實普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三公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是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雷、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云、病、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兆類、張本耳。○

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有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洗類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頤、內則、云、子事父母、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如不然者、以顧命

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
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
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展
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
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
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
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
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
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
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
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
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
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姁姓之國其餘五國
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
本史記為說也。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
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

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
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
也。群士。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
危殆。○幾音機徐。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
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勅留
反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
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
馳反肄徐以至。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
反又以制反。文定

度一作渡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

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

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

政釗姜遼反又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群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王日至非幾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伐殷為

至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

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

夫人如字註同冒亡
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
曷貢如字馬鄭王作曷
音勅用反馬曰音也

君代威

賜一作顧 死

得

尚書疏 卷之八
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
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
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
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群臣等
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
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
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
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
詳審欲其敬聽之○
始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
言必也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

云丁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

○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王崩馬

同墉音容本亦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延入翼室恤宅宗○明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頷命於康王。○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既受王命復還本位出連綴之。宜如字傳直專反。既受王命復還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帷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相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夫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下

此若

諸侯位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子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綴衣至王前。○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云狄設黼衣綴衣則綴衣是黼。展之類黼裳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帳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帷帝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裳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裳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裳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尚書疏

卷之八 二十五

及古閣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于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于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于戈於齊侯呂伋索賁賁則是執于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于戈太保就命使之執于戈以徃傳達其意故移于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于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于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明室至宗至○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筋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至為天下宗至也○三日至康王○正義

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狄設黼宸綴衣

下士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

所為○黼音甫徐音補宸於豈反屏步越七日至

義曰自此以下至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

事

以

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日。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子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梓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常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梓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梓之材。○禮秋。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秋者樂更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秋者。故以秋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秋人設階。是喪事使秋與此同也。釋

不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扆。郭璞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黼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秋設亦是伯相命秋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禮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華玉仍几

篋。桃枝竹。白黑雜。繪緣之。華彩色。華玉

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純之。允西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貝

紛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蕝萃綴雜彩有文之具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

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蕝音蕝萃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簞蕝竹玄粉黑綬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允反馬云筭簞也徐云竹子竹

為席于貧反紛乎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綴音受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

云越地所

註下刀一作刃

珪一作圭

三玉一作三寶

氏

珩

獻玉也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琬紆晚

反削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為三重夷

音笑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珩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

坐東鼓扶云反注同中竹仲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輶一作軻

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阼才故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向許亮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牖謂窗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裳左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象彼

種 種 重

言象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

象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纁席畫純其下是

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是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象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篋

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

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

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

注此下則云篋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弱萃

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黼白

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

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黼白

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

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黼白

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
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
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
羣臣觀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
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
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
坐○正義曰東西兩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
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蕝莘孔以底席
為蕝莘當謂蒲為蒲蕝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蕝
蕝蕝蕝蕝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
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
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
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蜺貝甲以白
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蜺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蜺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
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

然牖間是見群臣觀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京西
嚮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
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
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
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
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
治朝之位王南而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
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籬郭璞曰
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葦鼠莞樊
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
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
席考工記云畫纘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
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傳西廂至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
室然則房與夾室賓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萌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凡質飾也○禮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禮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

刀一作刃下同

虎 刃則

白刃

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各亦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環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環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刃所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刃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弄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琬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禮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
 美者有醫無闔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謂之河圖當孔
 氏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
 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
 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
 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
 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
 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璽玉人
 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

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
 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胤國至坐東○正義曰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
 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
 者在西夾坐東也○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
 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
 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
 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

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
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
之制有左右房也○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必同明堂也○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
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
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者
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大輅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
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
玉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
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
以飾輅輅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
云革輅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
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

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
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
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
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
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
云二人執惠立於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
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
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
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
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
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
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
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
黼宸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
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
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二人雀弁執惠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

詩經疏 卷之六 三十三 及古圖

馬

士

也 鉞音越說文云大斧也 補

立于畢門之內

傳

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祀

傳

綦文鹿子皮弁亦倅堂廉曰祀士

所立處

○綦音其馮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一人洽反祀音侯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傳

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番一人冕執瞿立于西番

傳

戣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

○戣音達瞿其俱反徐音懼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傳

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銳以稅反

傳

二人至側階正義

三制 王

曰

尚書疏

卷之八 三十四

及左闕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也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至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玄云赤黑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謙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

子

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畢庫雉應
 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
 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
 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殘瞿皆戟屬不知何
 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
 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各異體殊此等形制
 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
 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鑊斧鉞大斧殘瞿蓋今三鋒矛
 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柄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亦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
 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

堂之遠地

用當作疏中及下注
猶可考

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
 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
 也○殘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話云疆界邊衛圍
 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
 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
 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銳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
 階上為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王及群臣皆吉服用西階
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
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尚書疏

卷之七 三十五

文台局

奉一作承

齊子西反徐子詣反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階。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册命。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王麻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

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

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

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

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宰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

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

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册書。此禮主以為册命。太

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

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

言王及群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

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册命。進酒祭王。且袞是

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

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

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

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

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

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

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

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畧舉卿士為文。

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

尚書疏

卷之十八 三十六

尚書疏
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
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
卿北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
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
官者皆執事俱形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
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
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
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
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
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
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
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
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
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
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禮於奠爵無名同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之名也玉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

士

尚書疏
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瑁
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
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刻處如圭頭
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
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如圭頭
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
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
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
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
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
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
而聞之也昨階者東階也謂之昨者鄭玄云冠禮注
云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
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昨階升由便以卑不嫌
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一人奉瑁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

卷之八 三十七

率一作帥循一作修
卞一作辨

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賓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臨君周邦，率循大卞。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卞皮。扶變。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曰：皇至光訓。○正義。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群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卞用是至大法。○正義曰：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群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

已

白

供王音恭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頌命宅又音婚徐又音託

又豬夜反說文作詗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詗與說文音義同上宗曰饗祭必受

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隆受王所饗同下堂

反於筐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各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頌

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臍

保 護

授

傳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臍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臍互相備臍才細反互音戶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傳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

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

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瑁一手受瓚王

又瑁受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

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

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

白書疏

卷之二十九

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詔王則答拜拜極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禮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續送三祭各用一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群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口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禮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禮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禮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土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瓚若

尚書

卷之二十八 四十

及古

授

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

門

皆

以相備。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諸侯出廟門俟。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